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可读性的 短篇小说

(4)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可读性的 短篇小说

(4)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目 录

军 事	彭家煌 (1)
我们的犯罪	彭家煌 (8)
械 斗	胡也频 (16)
我们选择的道路	欧·亨利 (25)
谋杀房东	李·柯克 (31)
知事下乡	都 德 (37)
真的故事	莫泊桑 (41)
买乐谱	契诃夫 (48)
请 客	彭家煌 (54)
烟	穆时英 (62)
两个青蛙	萧 红 (70)
家庭教师	萧 红 (74)
琼斯先生的悲惨命运	毛 姆 (79)
一个幸运的贼	莫泊桑 (83)
某夫人	穆时英 (87)
醍醐天女	许地山 (95)
父 亲	胡也频 (101)

军 事

—— 彭家煌

战云迷漫，S市的春风依旧温柔的薰得人恹恹的，连骨头都酸软。陈太太的午觉已经挺过了，再睡又睡不着，偏生常来打麻雀的二奶奶竟自几天缺席，于是她的沉闷的脑袋里忽然闪出个“到新世界去”来；虽则她老人家已上了四十五的年纪，又兼着劳心家务，对于这事是久已灰心了，然而每月还勉强去三两次的。

惯伏于她监督之下的供职铁路局的侄儿阁森，那天正值夜班，午餐后，躺在床上本拟熟睡半天，无意中在丫头桂香口里探听出婶婶要出门的消息，一种不可遏抑的幻潮，乘机浸入他那把持不住的心城，他在床头辗转了一会又兴奋的跳下床，披着长袍马褂在室内徘徊，独自微笑，微笑后又转入沉思。

他从婶婶下床时起，心萦紆在她的左右：默祝她，不必麻烦的对镜整理那稀疏斑白的云鬓；诅咒她用许多铅粉去填平鸡皮脸上的裂痕是徒劳无益的事；拣选时髦花纹的衣裙更是多此一举；要出门就放爽快点！钞票铜子装入皮匣子里就得，反正大权在握，还仔细的检查数目干吗？他正想得入神，“桂香，叫车去”的呼唤和一片下楼的脚步声暂时段落了他这一路的思潮。他甜津津的打开房门，注视桂香的走过，而且等着她叫车回来又从路门闪过后，才关

了门，心弦又按着楼上的脚步声在振弹，推测婶婶在衣镜前打旋转，匆忙的东摸一下西扯一把的在检点室内的一切。婶婶下楼了，桂香在后跟着，一种恐惧逼来，他即刻正襟危坐，预备对付婶婶推门进来时的盘问。

陈太太在阁森的门口走过，果然回头望了桂香一眼，转身来推阁森的门。

“你没有到局里去啊！又是夜班吗，阁森？”她出乎意料的忽见阁森，脸上突现出不安的神色。

“什么夜班，歇一会就要去的。”阁森一瞥婶婶那么艳丽的打扮，知道她有正事出门，不似三两点钟能回家的模样。他立即堆了一副正经的颜色，就这样回复了。她没回话，直往前走，阁森在门口咬牙切齿的目送。她走出门，左脚刚踏着车板，对门屋檐下一位后生牵动了她的注意。她似在戎马仓皇之中，孤军陷入重围了，左冲右突的应战，眼光射了那后生一下，又回转来钉住站在门口的桂香骂：

“紧贴在门口干吗？外面有什么好看的，还不赶快死进去，把桂圆汤加点水！等会儿烧焦了，看我晚边上回来讨你的狗命。”

她瞧着桂香红了脸，低了头，转了进去，关了门，才把右脚移上车去，虽则挂念着侄儿尚未出门，放心不下，然而为着自身的享乐，终于暂时放弃监督他们的业务，坐着洋车，风驰电掣的去了。

桂香进来之后，一抬头，她的视线和站在房门口的阁森的视线相交了。他正用非常的神态看她，研究她的全体；富于表情的眉目，隐藏着无名的焦急。当她走近他时，他擦着手，涎着脸，象是自语的说：

“老厌物也有出门的时候；我的天！二小姐在家吗，桂香？”

“饭碗一丢就出门啦！”桂香漫不经心的回答，直上楼去，为了性命的关系，赶紧去加桂圆汤。“太太在家时，固然应该一股正经，若是不在啊，那是更当小心翼翼的！”她以为。

阁森满想趁此良辰，用那么的姿态，那么动听而新奇的语句逗她，和她瞎缠，渐渐的入港，然后加以猛击。他以为起首这一开花弹中了要害，大功便成，谁知她头都不回的直上楼去，开花弹竟同落到泥泞里一般，泡影全无，他只得目光遥送，口空咽着唾沫，等她的情影完全离别了他的眼帘，他才哑然的退入卧室。他那时忽然觉着自己的卧室分外的荒凉，有如郊外大战后的荒凉，在这荒凉愁惨的境地中，他发现自己这死尸，横陈在血迹模糊的硬土似的木床上，不堪的岑寂中，只有婶婶盘问的余音犹在耳中扫荡，霎时的冲动，所有的希望，都烟消云散了。

不过，他一念到这半日消磨之难，婶婶出门的机会之难得与乎桂香之娇嫩可人，已息的火又在复燃，一双探海灯似的眼睛时时把守房门空处，生怕桂香又象轻烟般在门前飘逝；把守了许久，始闭了双目，“煎熬下去”和“不妨尝试一次”的念头在脑门激战，心的跳动和楼上的响声刻刻关联着，应和着，幻想愈是甜蜜，房门口一带愈是把守得紧。他摸摸头，头很发热；抚抚心，心在冲捣；下床行了一会又在窗口探望，无疑的，婶婶无影无踪独自享乐去了；潜神默听，楼上渺无音息。许是她正同他一样，在萦思着自己，在需求而且烦恼着自己吧！

“她早已到了明白人事的芳龄，那么玲珑活泼的心地，难道绝无方法使她领悟此中的玄妙？”“一次，只一次，谁能查出破绽来！”“她不能为着太太，就牺牲自己的青春，连一次都不肯吧！”“楼上楼下，只有她，只有我，唉，倒是一个机会啊！”“我是……她是……这还有问题？这还不能自如的操纵！”“桂香真蠢！太太，管她，她那么大的岁数儿还……反正男女就是那么一回事。”

阁森想明白了，坚决了自己的心，走出房门，堂堂皇皇的径上楼去，不知怎样，脚刚踏着楼梯，又缩回来，沮丧的退回卧室，等第二次努力的稳定了那意念，排除了一切的羞怯，才放胆穿云插雾似的跳到婶婶的门口。他如到了禁地，摹拜神庙，恭恭敬敬的站着不动，婶婶戒严时的况味，重温一回，他打了个寒噤，几乎又要退下楼了，幸而桂香望了他一眼，这算是给了他一个响应，才将他留住。

站在房门口有什么用，桂香除了一望之外，仍然蹲在楼板上照料桂圆汤。慢慢进行吧，楼下偏有些轻微的响动，冥冥中似有人在侦察，到处隐伏着婶婶，二妹时时可以回家的危机，他愤极，几乎要将性命挤了，奋然的走进去，在桂香身上跨过，腿故意在她身上磨了一下。她不自安的瞧着他。

“要什么，阁少爷？”

这是个极难回答的问题，不能冒失，阁森只得这么着：

“我要……我要……喂，太太到什么地方去了啊？”

“新世界。”

“二小姐呢？”

“不知道。”

“那末，家里只有我们俩啦！”

“……” 桂香没回话，苦笑了又红着脸低下头去。

“红了脸，又笑了，又低了头，哼，她明白了。明白了怎么办？动手……说不定这时会闯进了谁。放弃了吧！如果她真肯……我不……那就他妈的枉费了一场心血，逃跑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往后就不必什么啦！可是……可是……”

阁森想来想去，瞻前顾后，痴呆着，心慌了而且发颤，发颤的结果，仍然迸出无意识的循环的语句。

“太太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桂香？”

桂香两目晶明透亮的望他，完全明白他正需要自己。阳光照在壁上的太太的照像上，反射入她的眼帘，她忸怩了，畏缩了，渐渐的要遁逃。这严重的形势逼着阁森先开了脚步下了楼。他悻悻的关了房门，脱了衣服，蒙着被睡了，在被里他恨婶婶，恨桂香，恨自己，恨世间的一切。他想就此屏除杂念熟睡一阵，可是越睡越醒，越醒起想，越想越不能自治了，渐渐的探出头来，床边的小凳上的《武则天》，《红楼梦》，《东周列国志》等的小说，都在有兴致的地方照着摺页揭开，摊在枕边浏览，总和这些有趣的材料和自己的幻想，精细的印证。他俯着身体颤动，渐渐抱着被了，抱了一阵，觉着不能得到安慰，忽又将被推开，不顾一切的叫喊：

“桂香，桂香，桂香。”

“来啦，来啦，就来啦……什么事，阁少爷？”桂香一路应着下楼，走进阁森的卧室。

“给我打洗脚水。”

“少爷不是下午要到局里去吗？是时候了，还洗什么脚！”

“局里去！那是骗太太的。今天是夜班，嘿……嘿……嘿……夜班。”

阁森高兴了，吆五喝六的支使桂香，异样的微笑浮在脸上，想借此堂皇的支使掩饰自己的丑态。他已变更战略了。他的工作务在这纷坛的支使中入手。他的目的，务在和她接近的机会极多时达到。如果仍旧失败，就痛痛快快的使她奔波一顿辛苦一顿也值得，就这样报复她，泄了自己一肚子的闷气也值得。

水，打来了。擦脚布等，预备了。阁森坐在床沿，两脚一伸，触着桂香的膝，“给我脱袜子。”袜子在桂香战栗惊惶中脱了。“给我洗，”他的脚在桂香羞惭时洗净了，但这于他没有丝毫的裨益。他将桂香的手拉开，自己擦了一阵，但是更无味了，又将她的手仍然拉回来，终于叫她洗完功。又叫她收拾房间，预备茶烟，这样那样，在冗杂的使唤中，他很用了些功夫，使着她的脸上渐渐表现出和他同样的焦急，各人的心坎中爆发了同样的火花。

“整理好了吗？我要睡了，把房门向里面锁好，你再出去。”

“向里面锁好我再出去！那不是仍然没有落锁吗？”她说着，羞答答的笑了。

“你别管，锁好了，要开要开，我为的是怕风。”

门，真的锁了。

“来，给我盖被，我有些怕冷。你不怕冷吗？”阁森笔直的躺着，真的冷得发颤。

“我不怕冷，”桂香答着，跪在床沿，给他盖被。

“外边就这样行了，里边再给我按紧一点。”

桂香俯着身子去按里边的被，冷不防被里两支异军突起，她被包围。奇怪，那时阁森一点都不觉着冷，被推开在一边。

五点钟后，陈太太由新世界尽兴而归，在楼上的卧室吸烟。阁森穿着长袍马褂由大门外走进来，上了楼，照例的在婶婶的房门口站了一站，手里还握着灰呢帽。

“你刚由局里回来啊，阁森？”

“哼，刚由局里回来，军事紧急，晚上还得去。”

我们的犯罪

—— 彭家煌

趁星期日下午有工夫，邀老邹到附近的通信图书馆去，在路上盛称这图书馆办得怎样好：职员都是尽纯粹的义务啦，看书不卖票还可以借出去啦，也不必查那麻烦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就可以马上借到心爱的书啦，老邹是想参观一下预备下次捐给这图书馆几册书，而我是老早就有这个志愿的。

走到图书馆，敲了几下门，门是锁着的。

“你们是借书的吗？”荷枪的巡警突然走来问，枪上有刺刀。

“是的，”我答。

“办事人把钥匙交给我们区上了，请到区上去。”

“到区上去?! 不，不，不看书也行的，干吗要上区？”我一壁说，一壁往后退，心想到图书馆对门的朋友家坐坐，因为那情形实在有点蹊跷。

“上头有命令，请你们到区上去，只坐坐问两句话就没事。”

好，照着刺刀的指挥，我们到区上。

走进传达室，那里早有五个被请来坐坐的人在摇头叹气。

“你们大家相熟吗？”躺在睡椅上的巡长说。

“我们不认得他们，不知道他们认不认得我？”我答。

“谁认得谁，都是前前后后从四面八方来的。”五人中之一赶忙插着嘴。

“这图书馆总有个人办的啊！谁办的呢？你们彼此不认识，全是看书的，这图书馆总有个人办的啊！”一个巡警目光四射着，好像查问不出就没有晚饭米似的。

“谁也不知道是谁办的，我们只是去看看书，就只这点子关系，正同我们到商店买货，不知道店是谁开的，也正同我们偶然被请到这儿来不知道你们的区长尊姓，您贵姓是一样的。”我答着，其余的人跟着笑。

“你们把姓名年龄写上吧，到这里来！”巡长说。

我们站在写字台前，台那边坐着个穿制服的，面色苍白，不很威武，该是个小小的官儿吧。他能写字，不惮烦劳的将询问所得的答话一一写上，最后还问我们想看什么书，这个，我们还没有决定，就没说出来，在我，也觉着把想看什么书的意见一一说出来似乎有点显示自己太高明的嫌疑，而且觉得这私人的意见也似没有当众宣言的必要。

传达室椅子少，实际并没有请我们坐，心想到外面的长椅上去歇歇，又怕给拐回来，所以只得站，站着看隔壁拘留室里的犯人，看先我们而至的蹙额皱眉的那五个人，看室外来往的人，看太阳，看房子；同时也听，听街上的汽车喇叭叫，听车夫骂娘，听风声，尘沙扑扑声，起首是悠然神往的，一想及自己待在那儿究竟是干什么？也想及有些事情要赶办，渐渐的心上浮出了焦躁。

“没有事了吧？话问完了，该放我们出去啊？”我说。

“是呀，我们来了半天啦，我们全是看书的，放我们出

去啊！”

“再坐一坐，等区长回，多说也没用，上头有命令。”

“那末，区长什么时候回？”

“上公安局去了，快啦。”

“那末，弄点茶喝喝啊！”

“我是来得顶早啦，还没吃中饭，请叫人叫碗面吃吃吧！真倒霉，前天借的书，因为怕失信用，所以今天来还，六点钟要上船到汉口。”

“是呀，虽然是星期日，谁都不能没有一点事啊！我还要——”

这杂乱的询问与恳求，巡警们敷衍得还周到，而且颇关心的盘问这图书馆的情形，甚至对这图书馆的办法还加以赞成，他们说办图书馆的人是为公，他们自己也是为公，我们看书本来没有什么，这全是党部里的命令，他们又说这图书馆从孙传芳时代就开起，七八年了，从没发生过，这回告发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那弄堂里驻了兵，常有党部里的人来往，他们常常看见许多人晚上在图书馆出进，图书馆为什么常常只在晚上开放呢？这就可疑了，昨天“五四”，有人从窗口望进去，没有看见一个人，这就更可疑了，所以告发了，晚上，党部里会同公安局派来一架大汽车，预备装人了，落了一个空，这就显然证实是怯逃了。非拿办不可，所以今天又派警守候着，最后他们申明那并不是他们在多事。

“你瞧，我们吃公安饭，听命令办事，弟兄们一月拿十块钱，饭吃自己的，除了制服是上头发，其余的都得自己买，谁还高兴去多事，”巡长牢骚满腹的说。

“您多少钱一月？”一个青年问。

“比站岗的稍微多一点，唉，不够化的，巡官还只四十块呢，他干了八年啦。”巡长答着，随即反问那青年。

“你一月挣多少钱？”

“四十块钱。”

“你今年几岁。”

“二十。”

“哈哈，我们巡官今年四十岁啦！”

所有被请去坐坐的人都笑了，拘留所里的囚犯也笑了。最后是巡长问这些人的西服的价钱，问各人日常的收入与开支，佩服先生们的阔绰，欣羡先生们的职业，没有什么谈的啦，互相看着，注视着陆续被请来坐坐的七八个，东一站，西靠一靠，揭一揭那没有水的茶壶盖，摇摇头，蹬蹬脚，忍耐的而精细的侦察着那有椅子坐的人，希望他一移动或去撒尿就预备把自己的屁股去补上，是这样，一点钟，二点钟，恭候着老不回来的区长的审问。

“这些囚犯是怎样生活的呢？”我又开始来打破这屋子的沉闷了。

“他们是吃区上的饭，凡是关到这里的就有饭吃，三天五天，不等，顶多十五天。”巡长说。

我正想说出“这倒是个慈善机关啊！”的时候，忽然汽车已多的一声，说是区长回了，后面跟着许多人，大概是党部里的诸公吧，我们以为得了救，全都站起来，不，许多人原是站着的，挤在传达室门口，只想占有那第一个被审判的幸福。然而等了二十分钟名单才呈上去，又过了十多分钟才开审，只许先审先到的，但我和老邹假冒先到的，

捷足的跟着进去了，但又只许一个一个上楼去候审，于是大家在扶梯下的马桶旁边静候着。我是第三个受审的，走上楼，区长和党部诸公围着办公桌坐着，好象有八九个，我想一人审一个也够分派的，他们，大概要三辆汽车才能装来呀。真是，图书馆出了大乱子，他们忙着啦，这样的劳师动众！清闲的我，真觉有些赧然的。

区长命令我站在穿西服的青年身边，青年的衣服很挺硬，头发也很光滑，戴着双料的玳瑁框眼镜，看样子总有二十来岁吧，这样的年轻，竟有这样的能为，真令我汗颜已极，好在他全没瞧我一下，两手在桌上撑着头，看着那名单，低声的问，其实名单上也写得还详细。

“你是什么名字？”

“我是彭家煌，”

“什么地方做事？”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研究什么的？”

“教育，也研究文学。”

“你看过些什么书？”

这就使我为难了。不幸我很健忘，不能记起二三十年来的事。我在前清光绪皇帝时候就入了蒙馆，到民国还入专门和大学之类的学校，出了学校也看过不少的书，虽然没有毕过大学的业，文章也做不通，可是把读过的书造一个详细的表，也不免有些遗漏的，所以我随便的就最易记忆的说出来：

“我看过《悒郁》，《复活》，《木马》，《教育丛著》——”

大概熟习这些书的内容，回味着书中的描写去了吧，所以那青年裁判官默了一会儿就说：

“好，你去，在下面等着。”

依然等候在马桶旁边，我很怅惘，原先我有许多话要说，象平常教课时对学生演说一样，我是一向对穿西眼戴眼镜的学生老着面皮的，但我那时竟没有一点的勇气，我是个犯人，我只想怎样开脱我的罪，能够马上被赦免就谢天谢地，所以也不敢这样反问着，“为什么拘留我的呢？”也不敢这样自供着，“象这种看书的罪我是犯了二三十年了啦。大人！”我想这样含默着，巴给着是最聪明不过的。

被拘押进来的人，并不减于走近图书馆的，渐渐的一个一个由传达室升到马桶间了，我们又只得退回传达室听候发落，等了许久，命令下来了：

“审问过的，要取保。”

虽然为着这命令传达室起了小小的纷乱，却不曾将命令挤动过一厘。要取保固然是顶开恩的，可是星期日谁预先等在府上以备人们来请求作保呢？倘是作保的也犯着看书的罪的，谁有胆量和资格来作保呢？路远些的或是人地生疏的人又将怎样呢？犯人是得关着啊，保人谁给去找呢，这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吧？于是，我马上有了主意，我要来碰碰钉子看。我看见住在我家隔壁的是区的巡官，不管平常怎样瞧他不起，意识怂恿我谦卑的走近他，说：

“巡官怕不认识我吧，冒昧得很，我姓彭，我住在二十九号，您住在三十号，我们是贴邻，我在商务印书馆作事，为着到图书馆去看书，不曾进图书馆的门就给拘押起来了，要取保，在平常倒是不要紧，星期日可就为难了。巡官可

以给我证明一下吗？我们出去之后，有什么事可随传随到的。”

“这件事我们不管的，全是党部里的人主办，我们区上的人不便作保的，你先生是好人，我相信得过的，看书也并没有错，可是我不便去作保。”

他说完，走进巡官室，看样子他没有把我们当下流的囚犯，况且既经攀上了一门“贴邻”的亲戚，我同老邹就老着脸皮，大胆跟进房，巡官并没拒绝，不过对跟着我们进来的那位犯人却没有十分的垂青。

彼此坐定了，略略寒暄过了，巡官敬了茶烟，将那天在街上的电杆上撕下的“打倒××总司令，”的标语摊在桌上，随即又搓了，然后开始畅谈着。他说贴标语没有用，到处捉人也没用，他说他干了八九年的巡官，只四十块钱一月，不够花的，有家小，区长原薪一百二，一年就加到快二百，科长原薪八十块，一年加到一百二，只有巡官老是四十块。他没有在社会上多事过，全是听命令办事，谁也不得罪，这次抄查图书馆他也没有去。办公没有日夜的，有时不留神就会把性命送掉，谁高兴干这苦差，人要吃饭，没法儿的。在军阀底下作事，在贪官污吏底下作事全是想弄三十五十混饭吃，不过于今总算好一点，要是徐国梁当警察厅长时代，他想补一个兵也补不上，难道凭本事当不上一个兵，不是天津人不要，多说话还枪毙。于是他摇头表示对时事的灰心，随即谈到作证的事，他又说事情全归党部里办，假使他是一个别的人，随便怎样都可以尽力。最后等跟我们进房的那犯人走了，他低声说等其余的人取了保他不妨去说说，随后他去了，许久之后又转来说党部